

信与不信 一念定生死

从多世界理论到另外空间

文 / 李亮

下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命悬一线，濒临死亡的人，由于对法轮大法产生了正信，生命获得重生的故事。

我去新的单位报到时，正好遇到我原来单位的一个同事在此任领导。这个人原来是部队转业干部，原是帅气十足，身板硬朗的一个人，十年不见，变化真大：头发花白稀疏，面色蜡黄干涩，眼神黯淡无光，其实才五十多岁的人，可看上去象七十多岁的老人。而且，他说话时还散发一种怪臭味。

他一见到我，感到很惊奇的说道：“你真是大难不死啊，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我说：“你身体状况看上去不太好吧？”他答道“被你选中，最近患了淋巴瘤，医生初步诊断疑似恶性的，准备去做手术。”我说：“你的病的确不轻。我很想帮你，不知你想不想听我讲一讲？”好啊！”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爽快。

我就从人的健康入手，谈到当今的环境被人为的破坏，天灾人祸的频繁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进而深入到官场的极度腐败，当朝对百姓生活危机的漠视。接着谈我自己通过修炼得到身体洁净健康，心灵明澈快乐等益处……他认真地听着，最后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并表示接受我赠送给他的神韵光盘和天音光盘，还答应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当时连办公室所挂的血旗也在我的建议



图：大陆大法弟子彩绣作品：法轮大法好

下扔掉了。

过不久，他虽动了手术，但没有化疗就基本康复了。大家都知道，淋巴瘤在癌症病患者中是死亡率最高的病种，这个问题当事人也是明白的。因此，事后，他很感谢我，还要我将他全家的人做了三退。

另一则故事的主角同样是重病患者，由于对法轮大法持有的态度不同，结果就恰恰相反。有一日，一位已退了休的同事来电话告之，说，老同事患了肝癌住院了，他们准备去探望，问我去不去？我们一行三人去医院探望，结果扑了个空，医生说患者做了一个激光小手术已经出院了。我们商量后，接着又去了他的家里探望。一进屋看到他的模样，我着实吓了一跳。他整个人精瘦的好象萎缩了一样，整张脸黑黑的，头顶黑气如山，我就对旁边的人

讲，这个人命很危险。他们质疑道，医生都说了不严重。然后，我观察了他的家，发现在客厅的饰品架上，放了一尊观音瓷雕像，摆了一盘供果。我就问他：“你家里也供观音哪？”他说：“老婆信。”我问：“你信吗？”他连连摇头说：“我不信。”他说：“我信医生。医生说现在癌症是常见病，发现的早是可以治的。我只动了个小手术，你看，恢复的挺好。修养个把月就可以去我新开的山庄（他提前退休后办的旅游点）打理了。到时，欢迎你们来我的山庄来玩。”

见他这样说，我真无语，加之其他两个人老插嘴说他的病没问题，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过了几天，患肝癌的这个人路过我们单位，顺便来看我，这次乘机就同他大谈怎样才是真正的养生，谈信神对身心健康的影响，还讲了三退保命的等话题。苦口婆心讲了一大堆，最后他还是不相信。过了大约两个来月的样子，那位已退了休的同事来说：“还是你判断得对，那个患肝癌老同事死了，听他家人说，死时样子很惨，喷血而死。”不过，通过此事件，那位打电话的同事就真信了我的话，三退了，并表示要看看有关大法书和资料。一个简单的“信”与“不信”，所产生的结局就存在这样天壤的区别，法轮大法的法力也就是这样的神奇，这样的不可思议！大法师父慈悲于人，教弟子尽量去救度世人，无论贫富、贵贱，这样的事情亘古未有，史无先例。但如果人自己不信，谁也没有办法。

文/大法弟子

量子力学被提出来之后，科学家发现虽然观测到的电子都是一个一个的，它们却似乎可以同时象水波一样到处弥漫并能和相距遥远的微观粒子相互作用。这种奇怪的现象令科学家感到困惑，然而量子力学的成功应用让科学界主流学会了与之共存，而不再去思考这神通广大的电子意味着什么。如今的学生再看到的，就只是一个定理了——“就是这样嘛”。只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少数科学家在思考，在量子力学的公式背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

1957年，一位博士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首先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多世界”（many worlds）理论的思想。就是说一个电子其实共存于许多不同的世界中，我们观察到的只是其中一个世界中的表现。这个思想发表后，物理学界几乎无人回应，幸而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支持这个思想才使之得以流传，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还帮助这篇文章的主人公了解了这个理论。

如果接受了物质存在于多个世界或空间中这个思想，再看人间的许多事就是一个不同的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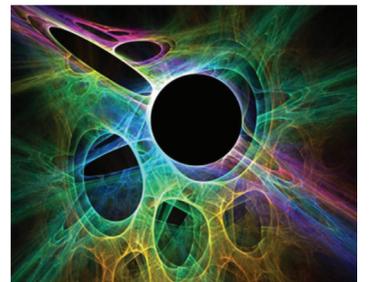
在这个空间中我们看到有山有水、有人、有社会，那么在别的空间中是不是也有这些呢？这个空间中会晴天里一下开始刮风下雨，人会“没来由”地生一场病，想出一点什么，社会上突然出了什么事，会不会就是从别的空间里引发的呢？

学过量子力学的人知道，电子的运动规律和我们宏观世界中的物体的运动规律是很不一样的。那

么从“多世界”理论来说，就是宏观世界的物体没有表现出那样明显的与其他空间的联系，也就有了经典物理学中的那些定律。可是一个人要能突破空间的话，那不就是违反了物理定律，出了特异功能了吗？在这个空间里相距遥远；或是被阻隔；或是没有明显的物质表现，可是在另外的空间却可能是易如反掌的事。耳朵识字只要另外空间那儿有眼睛，看到了让这边知道就是了；遥感、遥视、预测、他心通（读心术）看上去跨越了时间空间的距离，在另外空间里却可能是历历在目。关键是要能实现空间的转换。

要是超出了物理学来说，既然人做的事情，心中所想都有特异功能可以看到，就是说都在另外的空间清楚的记载着，那么人就不是简单地做了一件坏事就没事了。这边可能没人知道，或逃避了惩罚，可那边却隐瞒不了，这真是百分之百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东西方的宗教和传统说法中都教人要做好事，死后有个好去处，都是有原因的。人死了，这边空间一把火烧没了，那边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许多研究宇宙、人脑的顶尖科学家都是从宗教中得到灵感的。宗教和中国古代科学用的是与现代科学不同的认识方法。



科学界对进化论和 UFO 的探讨

文/曲志卓

随着大量事实的不断涌现，当今的科学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敢于承认外星人的存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怀疑进化论是否正确。然而还是有很多固执而又保守的人，由于不愿改变传统的观念去思维，所以依然认为这些东西是所谓的迷信和伪科学。针对这些人的观点，七位来自斯坦福大学，匹兹堡大学，爱荷华大学，康涅狄格大学，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和新墨西哥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在美国物理学界最权威的美国物理协会（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所主办的报纸《APS 新闻》（2002年11月刊）上撰写了三篇文章，驳斥“迷信和伪科学”观点。

来自新墨西哥的 Mike Kent 认为，既然已知的物种进化的机制都是非常有限性的，那么神创论就是一个很有逻辑的推论。他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实验证据能够表明自然界的进化机制可产生出生命体——这种特殊而又复杂的系统来。在这种情况下，硬要把进化论置于神创论之上实际上就是把一个意识形态强加给科学。为了保护科学的完整性和资料分析的真实性。他认为，我们必须坦诚地讨论已知的进化机制的能力和局限性，并且必须承认进化论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对生命起源的完整全面的描述。

来自斯坦福的 Peter A.



Sturrock 在题为《先调查，再参加关于 UFO 的讨论》的文章中说，作为一个研究 UFO 问题已有 30 年经验的人，要给那些盲目否认 UFO 存在的物理界人士提一些建议。

1. 先做调查研究，否则就免开尊口，而且这是一个复杂的题目，调查研究是不会轻松愉快的。

2. 不要以为你所受到的物理学的训练会给你权力，使你在这个问题上能指手画脚。

3. 把康登（Condon）对 UFO 的调查报告从头读到尾，最好再从尾读到头，使自己能对康登的结论和建议有一个更好的判断。（康登报告：E.U. Condon, D.S. Gillmor, Scientific Study of UFOs, Bantam Books, 1969）。

4. 对这个问题的历史最好有所了解，《UFO 的争论在

美国》（The UFO Controversy in America by D.M. Jacob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是一本很好的总结。

5. 你也许还得了解一些在这个问题上非政府的学术观点。参见《UFO 之谜：物理证据的重新审视》（The UFO Enigma: A New Review of the Physical Evidence (Warner Books, 1999)。

6. 最后，虽然很多科学家认为这个问题是个玩笑，但公众却不，我们必须对他们的关切予以尊重。

另外五名来自不同大学的科学家认为生命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说，我们都曾在一些生物物理的学术报告会上听到发言者用敬仰的口气谈论诸如“美妙的的设计”，“精细的调整”等字眼，可是这些“设计”

五千年前接受针灸治疗的欧洲人

文/加达

针灸起源于中国，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1998 年在欧洲的一项考古研究发现，五千年二百年前的冰河时期新石器时代的欧洲古人可能已经接受针灸治疗。

在欧洲意大利与奥地利区域阿尔卑斯山中发现的被称为“奥兹蒂”的木乃伊，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欧洲古尸。最令科学家惊讶的是，奥兹蒂的背部及腿部皮肤有着与针灸穴位相重合的神秘斑痕，很可能是接受针灸治疗的遗迹。

通过电脑层面 X 射线照相术

研究，科学家发现奥兹蒂患有腰椎关节炎（arthrosis）。中医针灸学的对症疗法，是对膀胱经相应穴位的针灸。而奥兹蒂体表斑痕有相当一部份与膀胱经穴位吻合。

这项研究，发表于美国科学专业期刊《科学》上（Science, 9. October 1998, Vol. 282）。

针灸学的起源一向带有传奇色彩。欧洲古人是如何获得针灸学知识的？也许是史前文明的遗留，而后在亚洲得以保存，却在欧洲失传了；也许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反映？这些都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和“调整”到底来自什么呢，我们只是马马虎虎地把它推给自然选择。我们没有一个定量的理论，甚至没有一个被广泛承认了的定性的理论来描述生命是如何从无生命的物质中开始的。我们对生命机制解得越多，对生命起源的疑问就越大。是不是在公众中承认这一点就会被视为异端呢？现代科学假设生命的起源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但这仅仅是一个假设，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做了大量的努力，我们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直接的实验证据来支持这个假设。我们无法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理解生命的起源，那么如果有人认

为生命是被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不管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直接干预式的，这个人是否就真的是那么不理智吗？当遇到新的问题时，物理学家历来都喜欢作一些假设使之简单化。但生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在这一领域，物理学家们已经闹出了不少笑话。也许生命——这种复杂的系统的产生实际上是有比“简单的自然过程”更复杂的原因的。

参考资料：

《美国物理协会新闻》（APS NEWS）（2002年11月刊）

<http://www.aps.org/apsnews/1102/110209.html>